

欧洲的

OU ZHOU DE

与

FEN YU HE

华榕
徐天新

主编

京华出版社

欧洲的分与合

郭华榕
徐天新 主编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的分与合/郭华榕、徐天新著. -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8.12

ISBN 7-80600-357-6

I. 欧… II. ①郭…②徐… III. 欧洲一体化—研究 IV. D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5754 号

欧洲的分与合

郭华榕 徐天新 主编

责任编辑: 孙志文 责任校对: 晶 华

技术编辑: 凌 敏 封面设计: 杨 威

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11 北京市安外青年湖西里甲 1 号)

国务院秘书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6.5 印张 350 千字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35.00 元

**本书为国家教委八五规划
国际问题专项科研基金项目**

内容简介

众所周知欧洲是世界上的一种重要力量，但是我们中国人实际上仅仅了解欧洲几个大国的若干重大事件，我们缺乏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

本书是国家教委八五规划的一个项目，作者们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深入研究，着重探讨了欧洲在古代、近代、现代与当代各个时期的变迁，欧洲的共性的逐步显示与加强，欧洲各国各地区个性的存在与引发的冲突，欧洲往昔的分裂潮流与今日走向合作发展的趋势，欧洲人对欧洲认识的深化，以及欧洲历史的连续性和现状的可塑性之间的有机联系。

本书使用了法、意等欧洲国家的档案资料，英、法、俄、意等国的文献与专著，思路新颖，论述有据，文字通畅，对读者了解欧洲历史，认识欧洲社会的发展都会大有益处。

多样性与欧洲联合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①

最初,希腊人通常用“欧罗巴”(Europa)一词来指地中海以北的地理区域,但随着海陆交通的增多,希腊人便将西方的广大地方称为“欧罗巴”,而把东方的广大地方叫做“亚细亚”(Asia)。实际上,希腊语中“欧罗巴”和“亚细亚”这两个词,不仅意味着一种地理上的划分,而且还蕴涵着某种文化上的区别。即东方诸民族属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事实上他们说着另一种语言,因而是“野蛮人”(Barbari)。希腊语中“野蛮人”(barbaros)一词,除有“口吃者”的本义之外,还被赋予更为丰富的含义。因为,在这种言语交流中所作的语言学区分的背后,暗示出一种生活

①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Salvo Mastellone,生于1920年)先生为当代国际上著名的历史学家,任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社会研究系教授、政治制度史国际委员会主席、《政治思想》杂志主编,出版《欧洲民主史》、《欧洲意识形态史》、《欧洲政治思想史》、《当代欧洲政治思想》和《马志尼的政治设想》等著作。马斯泰罗内先生曾数次访华并应邀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学。

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就是文明生存方式的优越性。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意识到了希腊文化的这种优越性,他因而把历史看成是西方文明世界和东方野蛮世界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冲突,他正是用这种观点来描述希腊文明城邦所进行的反对波斯野蛮世界的战争的。而当时希腊世界的人们也一直是这样看的,以至认为古希腊文明遭到了东方亚洲人的威胁。从公元前六世纪以后,希腊各城邦之所以宁愿在地中海西部各地,即从西西里岛到西班牙的欧洲沿岸建立众多殖民地,其原因正在这里。

曾受教于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马其顿年轻国王亚历山大,打算对亚洲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在占领了小亚细亚沿岸的一些港口,并在伊索一战打败了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后,占领了(尽管为时很短暂)小亚细亚和波斯帝国,军事征服同时也显示了希腊在文化上的霸权地位。

从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323年间的希腊文化被称为“古典时期”,毫无疑问,这个时期的希腊文化是一种卓越辉煌的文化,这在从文学到哲学、从书写到绘画等广阔的领域中都表现了出来,希腊人恰恰在这些领域里都展现出一种文化上的优势,尤其是他们意识到了某种创造才能。在古典时期,悲剧体现了希腊精神的最高创造力,雅典城是这种创造力的中心。然而,希腊公民认为,“野蛮人”是不能去看悲剧并理解其中神话式人物的含义的。希腊公民认为,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不仅表现了希腊世界种种伟大的历史事件和神话,而且提出了人的责任和神的正义问题。悲剧中的主角,不仅表现了个人的行为,而且展示了英雄的高尚。只有像希腊语那样丰富而完美的语言,才能使具有文学和诗歌天赋的哲学家柏拉图,从戏剧的角度对哲学真理进行探讨。

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罗马的军事力量在地中海欧洲的地理范围内兴起并获得成功。随着一系列战争的胜利,罗马共和国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公元前299—前229年),又通过两次布匿战争,

将其势力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公元前 264—前 202 年)。对于接受罗马的统治而言,希腊存在着令人骄傲的公民自由传统和强烈的自我文化优越感。希腊各城邦捍卫了自己的独立,但到马其顿战争的末期(公元前 168 年),罗马便稳固了对于希腊的直接统治,最终严厉镇压了雅典领导的起义(公元前 146 年)。

然而,罗马不能不感受到古希腊文化的魅力,于是在地中海地区形成了一种希腊—罗马文化。正如一位拉丁诗人所言:“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Gra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oepit),实际上,希腊模式的影响在罗马帝国占据了优势,不仅在艺术方面如此,而且在哲学思想、科学、道德、宗教,乃至私法的法律实践方面也莫不如此。

希腊—罗马文化赋予罗马帝国的军事政治以欧洲意义。屋大维·奥古斯都皇帝具有非常明确的保持罗马帝国政治统一的概念,正因为如此,他把诸如西班牙、高卢、不列颠、日耳曼尼亚、达尔马提亚、马其顿等被征服地区设置为“行省”(Provinciae)。罗马的公民特权——尽管有所扩大,但总是相对有限——一直是这个国家的基础。行省的居民处于臣民的地位,他们必须在罗马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确保的和平环境下生活。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军事性的,皇帝是整个帝国军队的最高统帅,欧洲观念本身一直与帝国的边界有关。然而,帝国欧洲部分的文明生活始终都保持着希腊—罗马文化的特点,官方语言是拉丁语,管理活动也以罗马法的名义进行。

在帝国边疆之外居住着“野蛮人”。任何一本字典都这样解释道:“在古希腊—罗马时代,‘野蛮人’(Barbari)一词用来指那些在语言和文化上与雅典和罗马不同的居民”。换言之,罗马人也用源自希腊的“野蛮人”这个词来指那些不属于罗马疆界以内的居民,并且认为,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多样性”(diversità)才威胁着拉丁世界在法律上的“统一性”(unione)。

因此,处于希腊—罗马文明之外的居民具有“多样性”,他们居住在罗马帝国的边疆,向帝国进逼,具有不同的种族起源,像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鞑靼人等就是这样的一些居民。塔西佗在其著于公元一世纪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中,强调了居住在帝国边疆的日耳曼人的这种多样性。塔西佗把这种“多样性”看作一种自治和独立意识:自由民聚居在“帕吉”(Pagi)或村庄里,以家庭为单位分配耕地,战时在民众大会上选出一个首领(König)。

公元四世纪,这些野蛮人受到一些来自中亚的民族的推动,突破了罗马帝国的边界,开始了所谓的“蛮族入侵”(invasione barbariche)。首先是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格庇底人(Gepidi)从各个方向涌入欧洲,接下来是盎格鲁人、萨克逊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和匈奴人。看来,野蛮人的多样性战胜了西罗马帝国的欧洲统一性。

自提比略皇帝时代以降(公元一世纪),一种新的宗教观也就是基督教扰乱了欧洲政治—军事的统一性。和罗马的官方宗教相比,基督教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前者把相当于希腊宙斯的朱庇特神奉为最高主宰,把它视作众神与众生之父。被称为基督或者上帝授膏者的拿撒勒的耶稣,则宣讲福音——“厄万吉乐”(Evangelo);他去世后,信徒们又用《新约全书》的某些内容来反对希伯来人的《旧约全书》。众信徒的首领彼得将基督教传入罗马,并在这里创立了第一个“教会”(ecclesia)或称“信徒会”(comunità dei fedeli)。罗马的多神论和基督教的一神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然而《福音书》拒不承认罗马人和野蛮人之间、自由人和奴隶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有任何区别,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也就是说都是兄弟,但他们必须相信基督的布道才可从罪孽中获得救赎,并永远生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中。

基督教本来是一种“多样性的”宗教,但由于它以“天主教会”(Ecclesia Cattolica),即“普世共同体”(comunità universale)的面目

出现,因而可以作为把罗马的欧洲部分“联合”起来的工具。基督教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遭到帝国官方的种种迫害,历经磨难,这是因为帝国官方认为此种宗教怀疑皇帝的政治权威,并且由于基督教正统观念(正确的信仰)的捍卫者和异端(不正确的信仰)的拥护者之间的斗争,帝国遭到搅扰而动荡不宁。然而,由使徒彼得所建立的罗马教会的主教们,决心使欧洲基督教化,即通过重新赋予欧洲以道德和宗教统一的方式,使罗马人和野蛮人皈依基督教。

几近西罗马帝国末期,罗马主教利奥一世(Leo,公元440—461年)成为最热心关注宗教统一的人,他不仅全力以赴促使野蛮人皈依基督教,而且使自己成为罗马人和野蛮人中所有弱者的保护人,他因而被尊称为第一个教皇(Papa),即所有信徒的“父亲”。利奥一世在任期间,竭力维护罗马主教对所有其他天主教会当局的最高权威,强制所有主教尊重主教会议作出的决定。他在宗教上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凭借罗马的威信把天主教会联合起来。他使野蛮人皈依的行动是如此积极,以至据说他曾亲自在波河上赤手空拳会晤强悍的匈奴王阿提拉,说服他退回阿尔卑斯山以北,免除对意大利和罗马的劫掠。

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这部著作的作者们——正确地突出欧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加以比较研究,事实上这两种倾向是以文化、政治和宗教等形式在冲突中发展的。由于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罗马基督教再也不能在欧洲维持道德和宗教上的统一,以至在野蛮人入侵所造成的极度管理混乱中,教士和教区人民常常把主教们选举出来,组成惟一的世俗政权。当时,各个蛮族王国正在已经坍塌的罗马帝国内部建立起来。克洛维斯在占领部分高卢后,又征服了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建立了法兰克王国,许多罗马传统被摒弃;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在意大利建立了另一个蛮族王国,不过他在这个王国里只发布“敕令”(edicta),而不颁布“法律”(leges),因为只有皇帝才能颁布法律。然而狄奥多里克

却以拉文纳为首都,统治这个蛮族王国达 30 多年,直到公元 526 年。

不少蛮族王国的国王接受了基督教,此举却通常使他们的个人政治权力合法化,并临驾于当时那些在道义上宁愿信奉一神论基督教,而不信奉各种罗马异教的人们之上。各蛮族王国从公元 5 世纪起便寻求自己的独立和自治。这种自治当然保卫了种族的多样性,但同时也捍卫了文化的多样性。在欧洲许多地区,入侵者虽然建立了形形色色的罗马式政府,但还是保留了某些自己的风俗和习惯。尽管某些历史学家坚持一种罗马—蛮族二元论的观点,然而蛮族世界在诸如习惯、传统和行为等方面,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某种根深蒂固的多样性(*molteplicità*)。

从公元 5 世纪开始,欧洲历史形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特点,即在建立统一的政治或宗教秩序的种种企图和由此引发的自治、独立和自由的强烈反弹之间存在着矛盾。正是这种充满辩证活力的内在矛盾,给欧洲历史带来了发展和革新的动力。

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作了统一欧洲的另一次尝试。在打败了居住在易北河畔萨克森的野蛮人和定居于德意志南部巴伐利亚的野蛮人,并击退了多瑙河沿岸的阿瓦尔人后,查理大帝挺进到意大利,于公元 800 年底在圣徒彼得的墓前由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人伟大而和平的皇帝”(Magnus et pacificus imperator Romanorum)。作为政权首脑的查理大帝和作为教权首脑的利奥三世之间的合作,在欧洲联合思想的指导下,诞生了基督教的罗马帝国。这是一个新的历史现实,它一方面象征着古罗马帝国的复兴,另一方面则再次确认了日耳曼式的野蛮制度的存在,而查理大帝接受罗马天主教式的祝福,则是为了赋予这一历史现实以欧洲意义。这种罗马—野蛮人—天主教式的设想是短命的,因为查理大帝去世后,就爆发了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经过半个世纪的一系列战争,欧洲在政治上又分裂为许多蛮族王国,其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

种族—民族结构,这样或许促进了各民族语言的形成。

在这部关于欧洲历史的著作中,中国的作者们探讨了公元1500—1800年间欧洲民族国家的分裂。实际上,这种国家结构上的多元主义起源于公元1000年以前,并与罗马—蛮族诸王国的兴衰更替密切相关。这些王国坚决反对重建一个“由神加冕的奥古斯都皇帝”(Augustus Imperator a Deo coronatus)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切企图。

16世纪的查理五世和17世纪的路易十四继续梦想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帝国政权,同样从法国革命中也诞生了拿破仑的欧洲帝国之梦。拿破仑失败后,通过签订维也纳条约,似乎奥地利确立了霸权地位。连希特勒也做了他的日耳曼帝国之梦。五花八门的统一企图总是被堂而皇之地冠以意识形态上的理由:什么土耳其的危险呀,什么天主教的统一呀,什么反对君主专制主义争取人民的自由呀,以及什么保卫雅利安种族等等,不一而足。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随着美苏两个军事超级大国间冷战的爆发,在历史上顽强地捍卫自己的自治并用条约和联盟来维持欧洲力量均势的西欧各民族国家政府意识到,处在其他几个大陆夹缝中的欧洲,在政治上已经处于虚弱的地位。像阿登纳、舒曼和德加斯佩里(De Gasperi)这些受到一种真诚的欧洲精神(Spirito europeo)鼓舞的政治家们,已经认识到必须消解传统矛盾,开始欧洲联合进程,建立一个防御共同体和一个共同市场。欧洲委员会(Consiglio d'Europa)就这样诞生了。

这部著作的第五编详细叙述了1958—1987年间欧洲一体化长期而缓慢的进程。着重指出了西欧国家外长们在处理合作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他们始终关注着贸易和经济联合方面的共同利益。

作为一个欧洲政治思想史学者,我不得不强调,欧洲的文化界人士虽然很少实际参与欧共体的一体化进程,但他们却一直关注

着这一进程。他们常常持之以恒地讨论有关学理问题,或者对某一国家的政府类型进行理论总结,建议所有西欧国家将其作为一种欧洲的普遍政治模式予以采纳。是的,最近几十年来,许多知识分子都已宣称自己是“欧洲人”,但在阐述其思想和表明其行为态度时,他们却明显受到民族心态和政党观点的束缚。尽管欧洲共同体(Comunità europea)已经取得许多重大进展,但仍然受到一些历史—文化争端的困扰,比如苏格兰人是否不列颠人,诺曼底人是否法兰西人,威内托人是否意大利人等,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在实施欧洲一体化(integrazione europea)进程时,某些地区或者寻求承认其种族渊源,或者对首都的中央政权进行尖锐的指责。

由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实施和单一货币的采用,欧洲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所幸的是,欧洲的一体化已经由建立一个共同市场的思想,即一些经济的措施推向前进了。如果强行把一体化建立在一种政治—文化合作的基础上,传统的民族冲突肯定又会浮现出来。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编探讨了欧洲联盟(Unione Europea)的前景问题,论述了德、法、英三国间的关系,指出了三国间的关系如何,仍然取决于其中任何一方自己的决定。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征兆,其他大陆各种力量的崛起,核武器带来的危险,普遍的移民现象等,都是推动各民族间进行和平合作的种种因素。如果未来的欧洲作为一个统一体出现,那欧洲的声音会更有分量。

Julius Mastellone

前

言

历史著述是人们对于已经消失的社会的认识，它们反映了作者对人类传统的不同理解。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古往今来许多著述只是在剖析历史的某些经验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的领域。就此而言，欧洲受到了与人类历史相同的对待。我们日常所见各种涉及欧洲的史书，大体上不曾超越这一认识水平。欧洲历史往往成为一种板块结构的历史，这里仅能找到当时少数国家的革命等若干大事，欧洲的历史在跳跃式地“发展”。欧洲大国之间的冲突、战争与仇恨比比皆是并且蔓延千载，而欧洲的共同特征、多样性的并存、各国各地区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与依赖等等实属难以寻觅。这是一种若干大国的历史片断的聚合，也是一个分崩离析的欧洲。

但是，在当代人的面前，从直布罗陀到乌拉尔，从挪威到希腊，日益清晰地呈现出一个崭新的欧洲，它无视过去人们对于它的种种描绘，而在坚定地迈步前进。这就是数十年来，尤其近十几年来欧洲合作的进展。正当人们根据两次世界大战仅仅相隔二十年的经验，提心吊胆地估计与无可奈何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时，欧洲历史、世界历史却未作简单的循环，五十多年来法德合作、德苏

之间无战争……欧洲展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新貌，那里出现了西欧联合、东西欧共存的长期而相对安定的局势。当今，欧洲联盟已是世界级的力量之一，它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如此壮观的欧洲巨变，研究欧洲的人们必须尽快调整目光，改变视角，追寻另一个欧洲，一个与坊间书刊中所见的大不相同的欧洲。

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必然有它的源泉，作为一种力量一定有它的基础，而整体性与力量又是通过欧洲千百年分与合的演变得到加强。只有认真地研究与总结欧洲合作与分裂的历史，才能弄清欧洲一向存在的共性，正是此种共性的不断发扬与积累，铸造了今日欧洲内部的凝聚力以及它在国际舞台上的主动性。

欧洲历来具有它的共同特性，远古的神话、地理条件、种族特色与语言状况等对此已作清楚的说明。工业革命、共同的市场、从封建向资本主义的转折以及对外的扩张殖民都显示了欧洲经济的共性。王权国家与民族国家、君主制与共和制、国家利益至上和部分出让国家利益的结盟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成为欧洲共同政治特征的主要内容。文化上的一致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基督教、人文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等等。在非欧洲人面前，欧洲人及其国家到处谋求自己独特的权益与表现出独特的心态。在那些已经消失的岁月里，欧洲人曾经过分强调国家、民族与集团的利益，为此不惜持戈相向，那时以分裂为主的时代潮流曾经长久地淹没欧洲的共性，即合作的基石。我们看到过去的研究往往忽略的一点：欧洲人不仅曾经热衷于分裂和内斗，他们在饱受争斗的痛苦之后，也曾不断进行反思，平民百姓企盼欧洲劫难的消失与和平的降临，明智之士则进一步构思欧洲合作的方案，以求变分力为合力，达到整个欧洲的和睦繁荣。分裂造成了灾难，灾难迫使人们思索，分裂在相反的方向产生了效果。分与合的辩证关系与今日欧洲的进步密切相联。

本书作者们的任务在于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借助大量的事实，力求探讨它的分与合的历史辩证进程与深远后果，以便说明当代欧洲巨变的必然性。

本书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朱龙华教授（第一编）、高毅教授（第二编）、郭华榕教授（第三编）、许平副教授（第四编）、徐天新教授（第五编）与王利军讲师（第六编）。李孝聪教授特邀为本书撰写了第一章的第一节。大事年表和参考书目由博士生周明圣编写。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欧洲联盟欧洲委员会驻华代表团的赞助，于1996年11月14日—16日在北京大学举办“欧洲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对本书的写作大纲和内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际著名史学家、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教授萨尔沃·马斯泰罗内先生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并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宝贵意见，我们在此表示衷心谢意。这篇意大利文的序言由博士生张雄译成中文。

目 录

序	(1)
前 言	(1)
第一编 形成中的欧洲 (1500 年以前)	
第一章 欧洲的地域与古代的欧洲	(3)
第一节 历史上欧洲地域的界定	(3)
语源与地理考察	(4)
中世纪的欧洲概念	(11)
近代的发展	(11)
第二节 欧洲的地理环境与远古文化中有	
利于欧洲统一的因素	(18)
欧洲的地理特点	(18)
欧洲的古代人类	(20)
印欧语系的老家	(21)
第三节 希腊的兴起与西方文明传统	
的奠定	(23)
雅典与斯巴达	(23)
希腊文明的繁荣	(25)
古典文化的传统	(26)
第四节 罗马帝国的统治与欧洲的	
古典化	(28)
罗马的发展	(28)
罗马帝国	(29)